

乡愁的滋味

肖复兴

关于乡愁最著名的几句话，莫过于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过的：乡愁是一枚邮票。这样说，形象而具体的说明乡愁是远离家乡产生的一种情感。家乡和乡愁构成一对胶着状态的关系，而与家乡的距离是乡愁的必备条件，所以，乡愁才需要借邮票邮寄。也就是说，没有了这种距离，便无所谓乡愁。

记得几十年前，我到北大荒插队，第一次离开北京的家那么远，远得仿佛到了天之外。到达北大荒的第二年中秋节那一天，一清早天就飘起了细碎的小雪花，渐渐变大，很快天地一片白皑皑。早知道北大荒冬天冷，没有想到冬天也来得太早。但再大的雪，也要过中秋节呀，同学坐上一辆尤特（一种小型柴油车），赶到一百里外的富锦县城，买回来了月饼，掉在地上能砸个坑，咬得牙生疼。思念北京，那里毕竟是我的家，那种感情一下子浓得化不开，却又无从发泄。晚上，我和同学比赛乒乓球，谁输谁请客，但那时生产队的小卖部只剩下了罐头，其他可吃的东西早被知青抢购一空。最后，买了两筒罐头，是那种香蕉罐头，一个罐头里两根截成四节的香蕉。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香蕉的滋味伴随着乡愁的滋味。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乡愁的滋味。

如今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40年，却一次次地思念那片曾经风雪弥漫的荒原。这40年中，尽管我曾经前后回去过三次，却依然怀念那里的乡亲和那里的土地。仿佛40年让家乡轮回一般转换了位置，曾经的荒原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远离那里越久，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越长，乡愁便不由而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乡愁随之加深。

后来看学者赵园著作，她在论述荒原和乡土之间的差别时说：乡土是价值世界，还乡是一种价值态度；而荒原更联系于认识论，它是被创造出来的，主要用于表达人关于自身历史、文化、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的认识。她还说，乡土属于某种稳定的价值情感，属于回忆；而荒原则由认识的图景浮出，要求对它的解说与认指。

赵园的话，让我重新审视北大荒。对于我们知青，它属于荒原还是乡土？属于乡土，那里却确实曾经是一片荒原，我们只是如候鸟一样匆匆过客；属于荒原，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那么多知青如今把它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频频含泪带啼地还乡？过去曾经经过的一切，都融有那样多的情感价值的因素。对于我们知青而言，北大荒这片中国土地上最大的荒原和乡土的关系，并不像赵园分割得那样清爽。这片荒原，既有我们的认识价值，又有我们的情感价值；既属于被我们开垦创造出来的荒原，又属于创造开垦我们回忆的乡

土。

于是，我更加明白了，乡愁，除了和乡土或者说和故乡的时间与空间距离的关系之外，还需要一个必备的条件，那便是回忆。回忆，是填充乡愁情感的物质，像血脉一样，流淌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中，让这种情感，在这样一次次回溯流淌中，日久弥新而情不自己。

今年的中秋节，我再一次要在美国度过。我居住的地方只是美国中部一个很小的大学城，与我前几年居住的新泽西大不相同，因为那里的华人多，光是大型的华人超市就有6家。前年，中秋节远远未到，超市里的月饼早已经摆满了柜台，整整齐齐的铁盒子，盒子上嫦娥奔月或花好月圆的中国传统图案，映得满屋生辉。这里无法和新泽西相比，因为华人没有那里多，我春天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家华人超市，很小，只能买到一些简单的东西。而现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已经又开张两家华人超市。前些天，听说新的一家华人超市开张，是占领了原来一家高档家具店的地盘，空间大许多，重新装修开业。慕名而去，一进门，便看见了熟悉的月饼，摆在了醒

目的位置上。想必店家也是想赶在中秋节前开业。赶节日前开业，是中国店家传统的做法，为的就是讨个口彩，在这里是为赢得远离家乡海外人的乡愁。而且，和新泽西的一样，也是从香港进口而来的铁盒月饼。虽然价钱几乎贵了一倍，但可以打开盒子，论块卖。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吃得到家乡正宗的双黄莲蓉月饼了。

其实，年轻人已经不像我们那样喜欢吃月饼了，觉得油腻又太甜。但我去这家华人超市的时候，不少华人大学生花比买一个汉堡包贵几倍的价钱买一块双黄莲蓉月饼。排在我前面到收银台的一个女大学生拿着一块月饼付款的时候，和收银员对话说的是汉语，一听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北京人。和她说起话来，她举着月饼一笑：好几年没回家了，中秋节怎么也得吃块月饼就当是回家了。

乡土是价值世界，还乡是一种价值态度。这一点，赵园说得对，正因为如此，乡愁才有了价值。乡愁升华最高形式，便是还乡，无论是千里迢迢真正意义上的还乡，还是如这位女大学生一样精神还乡。

席慕容的《乡愁》诗写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地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中秋月圆时，也是乡愁浓浓的时刻。本版推出海内外作家散文，表达对乡愁的感怀。



中秋印记

王性初（美国）

中秋的月又圆了，一片寂寥的心空，却飘过朵朵思乡的云。原因无它，来美多载，虽然月圆月缺与故国的无异，然而，中秋那特有的味道却又不尽相同。还好，在华人集聚的旧金山，每年中秋节，总有不少有关中秋节的活动，慰藉了中华儿女节日的乡愁。譬如在中国城，少不了的摆街集市，这是一年之中过节的重头戏。每逢中秋佳节，人们扶老携幼早早来到了唐人街。此时，几条街道早已人声鼎沸，五花八门的商铺，有吃的，用的，穿的，玩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秋神话故事在舞台上轮番上演。此时，那引人注目的舞狮，揭开了中秋佳节的序幕。几只活色生香的狮子，身披五彩鬃毛，伴随着时紧时舒的锣鼓，腾挪跳跃，翻滚起伏，生龙活虎的身段，灵巧盎然的节奏，将密密麻麻的观众牵进中华文化浓浓的氛围之中，一起来共庆中秋佳节的欢乐。当然，别忘了到中国城的店家，从那琳琅满目的月饼中买下一盒，精挑细选出其中的一块，咬下一口，细细品着，说不上来感觉，总找不回一种难言的表达。当然，若论那月饼的质量，没说的。甜而不腻，油而不肥，再咬一口，仍是一腔欲说还休的无言。

夜深了，遥望中天明月，思绪又飞到了几次回国过中秋的印记。

那年，中秋时节刚好回到故乡，适逢台湾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回到福建永春县桃城镇上村寻根谒祖。月圆时节，有关单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海峡中秋诗会》，我也参加了。当夜色缥缈，华灯初上，会场里早已人山人海。我惊讶于还有这么多人钟情于诗，钟情于诗的中秋。当然，以乡愁诗人而风靡了海峡两岸的余光中，在诗会上不能不朗诵他那首家喻户晓的《乡愁》。当空中荡

起“……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时，我的乡愁早已不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而是早被淹没在两岸日益强劲的交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了。那年的中秋，我尝着诗一样的月饼，沐着诗一样的月光，度过，度过了。

记得又一年的中秋，真没想到竟在长城的八达岭上过。中秋之夜，我们一伙被招待在那儿欣赏中秋晚会。长城逶迤在夜色之中，若隐若现，显得更加神秘伟岸；秋风瑟瑟，让彩灯摇曳着寒意，倍增了游子心中的惆怅。演出节目精彩之极，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丰富可口。美酒良辰，大家在朦胧的月影下，频频举杯，为了今日的友情，也为了明朝的祝福。那晚，虽然圆月只露了一下脸，便宵遁而去，然而，一轮明月的亲切，却圆圆满满在异乡归客的心中。

今年，中秋的月又圆了。屈指一数，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二十五个中秋。翻过一页又一页中秋的书卷，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不管在何处过中秋，佳节的美好，团圆的泪花，都已成为生命一页无法抹去的印记。此时，自己写的诗句又恍然浮出：“旧居的徘徊有许多身影/很整齐很参差着/中秋的月光/那是岁月那是印记/幼稚了青春美丽了往事……”

月下老人的胡须，飘逸着嫦娥姑娘的长裙。先喝下一口来自宜春的水，那水里竟有一股来自地心的甘甜，温热地流进我的血液，我知道自己走近了月亮的身旁。

这些年，每次仰望月亮，都不禁会想到地球。这座已经旋转了近50亿年的星球，如今已显出进入中年的疲惫，它的阴阳明显有些失调，它的情绪总是烦躁而波动，地震、火山、海啸、暴雨、干旱，这些来自大自然的灾难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人类面前，除此而外，一些莫名的危害健康的新型疾病也纷至沓来，我们人类的身体似乎也在经受着失去“天然滋养”的严重威胁。

那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在呼唤“道法自然”，即人间的“正道”就是尊崇“自然”，这里的“自然”既是环境的“自然”，也是人文的“自然”。古人名言：“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表达的正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保护了自然，就是最后保护了我们自己。

中秋，是我们仰望月亮的日子，但也是月亮看我们地球的时刻。它忠诚地围绕地球，守护着地球，它想要看见的一定是一个绿色的、蔚蓝的世界，一个平和的、充满爱的世界。

《红楼梦》“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晴空万里时，谁不东眺圆一轮？对明月衷心，望明月赐福，保平安，这原本就是中华文化所赋予我们的优厚待遇。我炎黄子孙，无论身在何方，那传统文化是移不走，撼不动的。因为，她是长在我们的骨髓里，流动在我们血脉中。

在美利坚的天空下，我已度过了28个中秋夜。年年如此，一临近八月十五，我就特别留意天气预报，祈盼月圆之夜能看到那轮由故乡升起，历经12小时的不停转动，转动到我头顶上的中秋圆月。

年年如此，皓月当空时，我定会跑到屋外，举起相机为当晚的圆月留下永恒的明亮与无一丝残缺的圆。

我举着相机，望着明月，常常会极其幼稚地奢望，奢望所拍下的照片里能有母亲的身影。不是说，人故去后都去天国吗？母亲就在天上，该跟“月婆婆”相隔不远吧？我拍着，猜着，儿时山东老家过中秋的情景叠印眼前：清晨起来，妈妈会做一锅芋头面，寓意着日子富裕年年有余；中午蒸大馒头，包猪肉和着瓜馅的包子；晚上是用蛤蜊、肉片做的打卤面，还要配几盘下酒好菜。晚饭后，父亲便在南墙根下放张供桌，妈妈和我们姐几个就忙着往那上面摆供品：月饼、西瓜、葡萄等。然后，父亲再带领全家人下跪磕头，且小声咕念：八月十五月芽圆，西瓜月饼敬老天。

吃不够的老家月饼，青丝玫瑰馅儿的。咬一小口，在嘴里咂摸，咽下舍不得。每每，我都会边吃月饼边跟二姐唱：“人有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更放光。”

以吕剧的腔调来哼唱这两句歌词，我至今还在延续。望着他乡的明月，唱着家乡的小曲，只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文登啦。

今年的中秋节，我打算把这一曲唱给老街坊米勒和朱迪听。米勒是一位退休的电机工程师，朱迪乃大学教授。米勒夫妇乃我家最要好的朋友。他二位热情，真诚，质朴，单纯，且心地善良。尤其是老两口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一闲下来就跑来让我教他们说中国话，做中国饭，还想获知一些中国民俗。

前几年，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可用两个节日来观天象：八月十五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获此，那“工程师”和“老教授”可是兴趣大增啊。去年和今年我先后送他们两本带有中国阴历的挂历，并用红笔标出了上述两个节日的准确日期。这下米勒可逮着要测试我的机会了。眼下，他是憋足了劲地要看今年的八月十五会不会云遮月。因为今年的正月十五，我们这地方飘雪花了。

朱迪说她要赶超米勒，打算把“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给弄懂了，还要用中文读出来，读给她孙子孙女听。

我心里的月亮

陈瑞琳（美国）

今年的中秋节，来得实在太快，不怪时光，却是自己不再年轻了。晨起看镜子，时间真是一把刀，刻在脸上，也刻在这地球无所不在的地方。手里端着月饼，想吃却不敢吃，看着看着，心里涌动起月亮的柔光，想起这些年不同寻常的“赏月”故事。

因为住在墨西哥湾的近郊，常常跟着游轮去看海。记得有一夜，站在甲板上，身边的海忽然黑漆得迷离，白日的开阔荡漾一下子完全改变了模样。就在这个时候，月儿不知怎样就升起来了，那是镶着金边的满月，泻着柔柔的光，海上顿时有了安详，有了波的歌。从来没有留心看过这夜色中的海，竟是如此奥深诡秘，又如此蕴藉而收敛，原来都是因为有了月的滋润和照耀。正是天上的月儿用她那清凉温柔的光化解了海的凶险。此刻的我终于明白：这月光就是暗夜中母性的光，是苍凉人间女性的力量融解的光辉。伏在游轮的栏杆上，我静思那行在黑夜海上的旅人，是用着怎样的心情歌咏这海上的月光，在“月”的阴晴圆缺里，思念着自己的亲人。蓦然间，小时候吟诵的那句最简单的唐诗“海上生明月”琅琅在心头，这诗句里包容的其实就是天地之间最深沉动人的故事。

最难忘，那年入秋，漫长的越洋飞行，从休士顿到纽约，再到上海，再到长沙，我终于接近了那个中国的月亮升起的地方——江西的明月山！星夜中进入宜春的疆界，明月山的气息扑面而来，那风里有一种古老的柔情，似乎隐隐吹动着

